

吃罗宋餐的 日子

邓小宇

不远了呀，不远了，
只有心儿没有老，
幸福的日子呀，就要飞到了。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吃罗宋餐的日子 / 邓小宇著. — 济南: 山东人民出版社, 2011.11

ISBN 978-7-209-05911-4

I. ①吃… II. ①邓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07159 号

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5-2010-038

责任编辑 吴宏凯

项目完成 吴宏凯工作室

吃罗宋餐的日子
邓小宇

山东出版集团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: 250001

网 址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
发 行 部 (0531)82098027 82098028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装

规 格 16 开 (155mm×228mm)

印 张 19

字 数 360 千字

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

2011 年 11 月第 1 次

书 号 ISBN 978-7-209-05911-4

定 价 38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调换。010-8448898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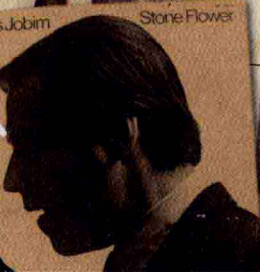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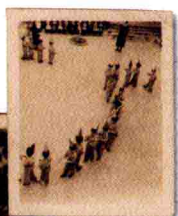


吃罗宋餐的 日子

邓小宇

不远了呀，不远了，
只有心儿没有老，
幸福的日子呀，就要飞到了。





下待期烈熱迷影萬千

廣開育教的愛



ISBN 978-7-209-05911-4



定价: 38.00元

吃罗宋餐的 日子

邓 小 宇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目 录

序 1-4

6-18

Part 1

擦身而过

20-87

Part 2

私人风景

88-183

Part 3

城市漂流

184-301

给小宇的信

也斯
文化工作者

小宇：

你知道，我是一定会为你的文稿写几句话的。只是我五月到欧洲开会，是一趟长途疲累的行程，回来碰上考试，学校还有种种未了杂务。我自己的书稿未有时间整理，倒是抽空看了你的文稿。你说若看不完看部分也可以，偏偏我是固执的人，看书也希望看个全貌。读来倒是给了我很多乐趣。

我们不算相熟，来自不同的背景，但却同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的文化气氛中成长，分享了相近的营养与“八卦”，多少影响了我们日后做人的方向。

看你的文稿，有不少会心微笑之处。有熟悉的地点和人物，却不是同一圈子话旧怀旧，反而正是由于我们从不同的方向走过交叠的地带，更叫人怀念当年空间的广阔流通。

你说到九龙塘，我对当年优雅的九龙塘也有另一种体会。其实友联出版社最早也是在九龙塘。后来在浸会念书，也曾坐七号巴士回到九龙塘，从上层张望窝打老道，看似有文化的花园洋房、幽静的小巷，令人充满遐想。没课的日子在巷道间闲逛，给我当时的实验小说〔我用罗布-格利耶（Alain Robbe-Grillet）的实验文体描写那迷宫般的街道〕和实验电影提供了背景。

太子道的咖啡屋，令我想起五十年代力匡一些小说：中年的单身汉合租一所公寓，聊天、听古典音乐。星期天等待上圣德勒撒堂的友人回来一起上馆子吃午饭，直等到深夜。原来他碰到过去暗恋而失散多年的女孩子，在咖啡屋里谈了一天。咖啡屋好像代表了那节制文明而又开始走向都市浪漫的年代。

你们社交活动的范围在教堂附近、在对面的金华士多，有玛利诺、喇沙的各路英雄，比拼时装，筹办舞会。我中学乘坐的七号巴士在这之前就要下车了。我是个怪胎，因为反叛，选择的是中文中学——当时叫巴富街，后来叫何文田中学。中学活动的范围是窝打老道的图书馆，越过珠海书院，走向旧书店林立的旺角街头，到花园街友联书店领取周报的几块钱稿费，到挂着尤·伯连纳（Yul Brynner）照片的厚德福吃一块钱的大卤面、一角钱一只的水饺。

感谢《中国学生周报》的电影版、《大学生活》电影会、法国文化协会和电影协会（第一影室Studio One），令我们这些不同背景的人在电影世界中碰头，共同分享了六十年代以来的电影新潮，认识多姿多彩变化多端的世界。

新一代的电影也有商业公演呢！乐声戏院放映了积葵大地（Jacques Tati）的《糊涂舅父》、尚卢·高达（Jean Luc Godard）的《欲海惊魂》，利舞台放映安东尼奥尼的《春光乍泄》，引起不少争论。你更敏感于Swinging London 和设计，我却开始订购Julio Cortázar 的著作，从此沉迷于拉丁美洲小说的热潮中。这反叛怪胎念了中文中学却反叛中文的教学，念了英文系又反叛英文系的教学，终于还是大量订阅偏僻的外国文学，通过翻译和写作自我教育。

我不认识卢景文，却像你一样看了他的《犀牛》；不认识大学实验剧团，却看了他们出色的布莱希特。我开始在《快报》写稿，并且以秘密“革命同党”的姿势，支援同代开始创新的翻译剧

和创作剧、新诗、不走沙龙路线的七人摄影展、新派画家、像黎海宁那样的现代舞。我也明白她既为丽的编舞又有自己的创作，想这也可以是香港自己的前卫。《号外》创办的时候我们正在办《大拇指》，也互相支持、交换广告。我跟《号外》诸位是君子之交，我喜欢它的幽默但不大欣赏它的势利。虽然其中好的作者，像你们，到底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Camp、trash、kitsch的传统也可以自嘲势利，到今天却难以继承下去。城市逐渐消失了它的幽默感。在一九九七年，连《狂城乱马》也成为被捕杀的女巫。《号外》当年的态度开放，在时尚题材以外，也找我写《城市诗话》，找黄俊东写书话，在内容方面倒没有追随潮流的势利。《号外》的幽默是都市的，能写利洗柳媚与司徒洁贞的camp式小说，能对国/粤语片女明星的定位和演技如数家珍，这些优点也保存在你现在这本书里了！

去年六月我到巴黎讲学，带了女儿同行。我自我检讨：自己的人生态度，大部分不是来自学院，反而是来自多年来像法国电影这样的感情教育。而在人生路上，遇见比我年长比我年轻的朋友，往往帮我体会我的偏执、修正我的不切实际。与女儿去看安东尼奥尼的回顾展，我私下里大概也在问你书里的问题：今日大家怎样看我们当年的经典呢？我发现女儿完全不喜欢《春光乍泄》，却非常喜欢后来的《无限春光在险峰》！我想这跟她喜欢音乐有关、跟后者是年轻人题材有关。但这不是我第一次发现了，当年我在港大教电影课，班上最聪慧的一位女同学就表示不喜欢《春光乍泄》，那时我就开始重新思考：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标准，看来还得不断经过新的考验呢！

我当然不是那种追赶时髦来讨好学生的年轻教师，我还是有自己的标准，也有自己对某些法国电影的私密爱好。你说到我当年谈电影的文字，其实我写了多年，还是没有把写电影的文字结集，

因为觉得没有充裕的时间整理细写，把电影给予我的感动好好写出来。读你谈电影的文字，给了我部分补偿的满足。光是提到那些名字就叫人兴奋。你和我在电影上的口味，竟有六七分相似！谁在今天还会提到Delphine Seyrig（她在丹美的《骡皮》中也令人难忘）和Dominique Sanda呢？我似乎无法喜欢Charlotte Rampling（很高兴找到彼此不同的口味）。我当年的偶像是《断了气》里短发的珍茜宝，Anna Karina、Joanna Shimkus、Françoise Hardy，后来老去的珍宝金。口味不同中有相同。最近看安纳·华达的《海滩上的安纳》，看得很开心，我想你也会喜欢的。如果我们到了她那样的年纪，还能那样神采飞扬地大谈故人往事，充满幽默和包容，不也是令人向往的境界吗？

你说到马斯杜安尼，费里尼的《八部半》，的确是我们那一代的启蒙电影，马斯杜安尼成熟睿智，令片中的怀旧不致伤感、思辨不会枯燥，确为这反思的现代电影增添魅力！之前的《加比利亚之夜》，我与你同样钟情玛仙娜结尾的开解；到了《八部半》，当然是影片的形式和内涵都令人大开眼界！《八部半》的冲击这么大，以致我对后来的《神游朱丽叶》（*Juliet of the Spirits*）倍感失望，对老费后来的电影也有点提不起劲了。直至九十年代一个夏天，我有机会跟儿子一起重看了他后期多部作品，看得津津有味，才令我重新改变认识。这样的机缘可惜并不常有。我也曾怀疑是否有点感情作用，直至前年往台湾开会，因风暴滞留，遇上台北光点的费里尼回顾展（还有加撒诺华的服饰展览），又一次重看诸作，还是看到他的晚期风格另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成熟胸怀，其中不乏嬉笑讽刺，也还能开创新境。说到这里，我禁不住要跟你抬杠了。我觉得，尤其是《珍姐与佛烈》，不仅不是“惨不忍睹”，更是老路纵横，以一对老去、潦倒艺人面对今日电视台的作虚弄假，在初老迟缓的动作中强保自己的尊严，充满苦涩

的幽默、轻讽的同情。

年纪大了也没有什么不好。你文中时有自嘲；但我读到你自我反省对朋友该更多留神，对巴士上被控非礼的瘦弱少年流露同情，想到yuppie的自私……我想也是年长令我们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吧？我读你的文章，读到你说卢景文的大皮鞋、进念的“感情泛滥”，为巩俐叫好，说到Gore Vidal的好处与限制，我读来舒服。我觉得人年纪大了，不必讨好、不必卖弄、不连群结社、没有暗藏的目的，写的文章自有可观之处。

你曾是电懋电影的童星，你文中也说到电懋。我读来想起重映电懋电影节的2002年4月，岭南大学人文学科研究中心与香港电影资料馆合办了一场研讨会。最后一天（4月11日）请来了葛兰，她年纪大了还是那么优雅，发言时说电懋的主办人都是gentlemen，也请来老师教大家音乐和舞蹈，都是电影事业的有心人，所以电懋停业以后，她也就很少跟其他电影公司签约演出了。当时你大概也在座吧。我想我们大概都有同感：我们有幸从电影中见证了一些优秀的素质，在生命中怀念和继续追寻的，也是这样的一些素质吧！

祝一切顺利！

也斯

2009年5月

缘 系
《中国学生周报》

陆离
文化工作者

原本婉拒了写序，就像我曾经婉拒了岸西、Roy、朱冠来、刘玉珍……

一来体虚乏力，二来宁可藏拙。

最后关头，邓小宇来电：“你可以口述几个字，我笔记。”

我呆住了。

好一份奇特的、几乎接近“五维”的友情。我珍惜，也得行动。序，不用口述了。感想、感慨、感激，就一一记下。

说是接近“五维”，邓小宇与我当然很少见面，但一旦结缘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《中国学生周报》（还有陈冠中）……也就一生一世。

我们也不通信，只会每隔一段日子，有事或者无事，在电话里谈得很投契。尤其是“起步”，与众不同：邓小宇首次自美寄来的译稿《杜鲁福是不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？是》就是我当年拆信过程中最大惊喜之一。

更加与众不同的，是邓小宇与我曾经不止一次“共患难”。他天性善良，喜欢助人，于是，“善导会”吸毒者阿球与老狗二妹事件、李太“狗场”、阿娟“狗场”、杨大姐病重、孙宝玲去世、香港电影先驱“黎北海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座谈会”，以至为“苦心拯救黎北海”的广州电影学者李以庄

提供住宿……我们均曾并肩作战，而且很多时都是因为我受到他的感染。

邓小宇不是第一次出书；这一本，特别怀旧。“文”美，“情”深，“感”敏，涓涓温柔，偶然顽皮。他写到杜鲁福《祖与占》独创的著名“短凝”，到今天面对影碟“随手一按”的任意停顿，仿佛珍珠淹没在鱼目之中……这一下共鸣，最令我震撼。

邓小宇、小思、香山亚黄、杜杜、西西、古兆申、古兆奉、李君毅、李君聪、黄仁逵、罗维明、绿骑士、蓬草、迈克、石琪、舒明、陈任（绶筠）、黄子程、关永圻、林年同、戴天、吴昊、金炳兴、周润平、梁浓刚、黄志、黄国兆、少雅、林旭华、刘天赐、嘉伦、蓝石、洪清田、陈钧润、谭荣邦、林大庆、袁立勋、刘健威、梁宝耳、苏守忠、昆南、Roy、Jo、Kathy、Plumule、Charles Bergman、Mary Stephen（雪莲）、许鞍华、谭家明、吴宇森、杨凡……这许多位老朋友，都曾经是《中国学生周报》的作者（当然还有我的老同事吴平、罗卡，上司孙述宇、胡菊人、陈特、林悦恒、何振亚等）。请容怀旧，谢谢一切。

2009年5月

按一：抱歉最后一段有语病。当然石琪除了是我的“老朋友”，也是我的丈夫。

按二：必须再放肆借此一角，致谢曾志伟、钟珍、李碧华，还有石琪，为了《周报》“排字房”师傅李清（阿清伯）安享晚年，曾经劳心劳力。阿清伯现居“佛教沈马瑞英安老院”，十多年了，一切费用由政府负担，真的是老有所养。

读 后 记

〔 寄自北京 〕

陈冠中

作家、文化评论人

人在北京，怀念香港什么？怀念邓小平笔下的香港。

邓小平笔下的香港，包括九龙塘玛利诺修院学校及九龙区的各教会名校、《中国学生周报》、太子道咖啡屋、周启邦夫妇、唐书璇唐书琨、郭志清郭志怡、Tina Viola 文丽贤、孙宝玲白韵琴、薛芷伦荣文蔚、所有穿Kenzo/ Yohji/ Jil Sander的钱玛莉们、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数以百千部计算的港产粤语片，以及国泰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的所有国语片暨全体明星。诚然，在北京很难找人搭理这样的一种香港。

邓小平笔下的香港真的还存在吗？对于想它存在的一小撮人来说，它还存在。

谁会关注五十年代香港黑白粤语片的二三线花旦以至梅香秋菊甘草，容忍邓小平说1957年是李湄的，并对利冼柳媚、高大威或司徒洁贞这样的坎普名字有反应？读邓小平文章的人会。

邓小平的香港是本土是外省也是洋派的，少不了特定的外国图像，如杜鲁福——台湾叫楚浮、大陆叫特吕弗，所以感情上不是一回事。还有Xavier Cugat（邓：“至今仍是我至心爱的拉丁乐队领班”）、Sergio Mendes（邓：“就像找到了救生圈”）、Stephen Sondheim（邓：“百老汇殿堂级

大师”）、电影《春光乍泄》（邓：“和后来王家卫那部无关”）、马斯杜安尼和泽田研二、珍·摩露（Jeanne Moreau）和Dominique Sanda、Truman Capote和Gore Vidal，都不能算是北京或任何地方崇洋时尚界的最热门话题。

邓小宇写的是一种邓小宇粉丝才懂的态度。

在邓小宇的推介下，我二十几岁的时候也看了Gore Vidal 的小说 *Myra Breckinridge*，拜此书之赐，我也知道自己的写作从此将不一样，将变得刻薄抵死坎普蛊惑。最近，一份鼓励年轻人阅读的刊物请我推介一本英文书，以提升年轻人的英文写作能力。凭良心说，对已经有点英文写作功底、曾稍涉猎美国流行文化的香港年轻人来说，没有什么比精读 *Myra Breckinridge* 更能打通任督两脉一举达标；但我不敢推介，怕被骂教坏后生，有损我社会贤达的清誉。

在邓小宇的推介下，我还看了许多本来不会看的电影、听了许多本来不会听的音乐、发展了许多本来不会发展的品味，反正多到我不愿意细说。他是我对欧美某类文化的蒙学老师，一经点化，终身受用，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自成世界。这个世界的点点滴滴，大家可以在邓小宇这本新书中体会到，希望你也是一经点化，终身受用。

我相信，这本书张叔平黎海宁会看得“卡卡笑”、亦舒会用进来进补、迈克尔·奥华甘国亮诸位风格名家也会表示欣赏。在这样的年代，邓小宇若真有这样的读者，就太令人羡慕了。我会说香港出了个邓小宇是只此一家幸运，邓小宇遇上了香港是别无分店的幸福，套用书中的一句话：it's all worthwhile after all.

2009年4月